



遊北大武山記（上）

呂昇陽

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教師

作者按：在網際網路發達的今天，一台電腦就可以滿足大學生的大半需求。他們天真而快樂的遨遊於虛擬的情境中，甚至不須真實的一畝田，就可以在網路遊戲裡得到種菜的樂趣。然而這到底是一種簡單的幸福，還是生命的虛度？

在國文教材的編輯上，一般都會選錄數則關於山水田園的作品，其用意乃是希望透過這些名家的文章，作為一份緣起以開啟同學認識大自然的契機，然後進而親自走入大自然，並在其中得到一份審美的欣趣和真實的感動。

<遊北大武山記>是筆者在大自然中獲得真實感動的一份記錄，願與諸君分享之。

我不是屏東人，但對屏東人的聖山「北大武山」卻有著無比的崇敬和嚮往。因為近年來甚著迷於陳冠學《田園之秋》所描繪的意境，而其書中每屢屢提及大武山的殊勝並深致作者的孺慕景仰之情。於是我雖未見大武，卻又早已熟悉並愛上了大武。

曾於秋冬二季特意來到屏東，探訪老詩人的田園故居與其筆下的四野風光。蕩情的是老田園靜謐的古早味已然飄逝，那曾有野兔蹲踞洗臉的碎石牛車路也已不復存在，而今只見通直的柏油路上砂石車若猛獸般的不時咆嘯而過。雖說世事本無常，一切的滄海桑田都該無動於心，可遺憾的是就連亙古常存的大武山也總藏身於雲霧之中，使我不得在老詩人的行踏處悠然望大武，以領略其照面的山氣。於是我發願總有一天要直上白雲深處，尋訪詩人的神聖之域---北大武山。

終於在二零零八年一月的中旬，我以徹夜的無眠，蘊蓄出澎湃的夜氣，果敢的獨自紅塵奔向了北大武山的懷抱。

清晨五時一刻，我披著將盡的夜色自台南循二高出發。一個小時之後，已見斜張橋在未開的曉霧中張揚矗立，然後續經長治、麟洛而於南州下交流道，很快的於六時四十分就來到了位於新埤鄉萬隆村《田園之秋》的所在。溶溶的晨靄溫柔的瀰漫在老詩人院前無邊的荒草上，望之使人形神朗潤。在沿著籬笆外的小徑散步了一回並寄予祝福之後，也就上車往大武山腳下的方向駛去。



當車子在泰武鄉境幾經盤旋並轉進了通往登山口的產業道路以後，大山的味道也就濃烈了起來。在忐忑的繞過第一個大坳方後，旋即映入眼簾的是從山峽口所透顯出的一泓淡藍色的水光，乍看之下猶如一潭廣袤的湖水，但可怪的是湖面的水位正以不可能的速度浸染而上。這樣詭譎的光景不禁誘使我停車一探究竟，然而待我定睛觀看卻訝異的發現，原來眼前由群山所圍拱浮漾的煙波浩渺，不是潭水而是充盈於山塢的谷霧岫煙氤氳蒸蔚的幻影。



見水不是水，但它卻又真實的給了我一段屬於山中湖泊寧靜幽遠的感動。於是我給它取了一個名字～「煙岫湖」，以誌這段奇遇。



不過是在山麓下徘徊，就能遇見如此瑰麗的景致，我開始對未知的北大武之行充滿了無限的憧憬。

當漸次駛離了零星的部落人家，而在最後一程水泥鋪地的狹隘山路上蜿蜒的繞行約十分鐘後，水泥路盡，前方只剩崎嶇不平的土石泥路。料想強行不得，只好尋一處空隙將車停好，便背起了重裝往兩公里外的登山口踢去。長路應寂寥，沒想到這季節卻有一路盛開的「紫花藿香薷」嬌豔相隨，風中若一帶紫雲迤邐浮動。迨前進到接近登山口的最後一個轉彎處，也就走出了一段夾路的清蔭；近午的冬陽隨即熱情的讓我這個孤獨的旅人，不由得停下腳步來拭汗喝水。而少了遮蔽之後，視野也從此豁然開顯了出來，北大武山龐然厚重的稜脈在大塊翻騰的白雲之上奮迅綿互，雄曠的氣勢仿若背脊浮現於驚滔駭浪中的巨大玄鯨凌騁。

暗自慶幸我尋常的轎車，並不能如高底盤的車子可以直接開到登山口，所以這山客覺得百無聊賴而開車略過的路段，卻讓我一睹了紫花藿香薷的繽紛和境外看山的大武真面目。

登山口前，只見兩輛休旅車寂寞靜泊，守候著已在雲深不知處的主人。我在「北大武山國家步道」的解說牌前卸下了背包，隨意的歪在一棵林樹下休息，並啃食著早餐剩下的饅頭以充實能量。這時有幾輛機車一路顛簸的往登山口騎來，原來是義守大學登山社的六個同學。其後又上來了兩輛小巴士，載著十來個招募自台中的登山客。於是第一次攀登北大武的我，也就隨興的混跡在這兩個隊伍裡，以求能穩當的摸索出一條上山的路徑。可是就在上攻不久後我即發現，一支訓練有素的登山團隊是不會為山路上零星瑣



瑣碎的風景而停下腳步的，他們在領隊的節制下，總是行程清楚、按部就班的選擇一些既定的休息點停留。也因此喜歡隨機流連瞻望的我，也就很快的自隊伍中離散了出來。所幸像北大武這樣的名山，在常年山客絡繹不絕的攀歷縱步之下，登山的路徑早已分明。

自登山口深入轉折約一K後，谷雲山嵐蓬勃生發，霧色霏霏如煙雨迷離。遠樹已隔霧紗千重，杳不可見；平望所得，只是山塢近處偶然從濃霧裏透顯出的一棵落葉大喬木，在空濛如留白的背景裡，隱約映襯出一身神秘的線條如墨畫。而當山霧益厚，甚至連方才的樹影也隱去了，只剩下身邊觸手可及的林木。這時物、我之間平添了不可測的距離，卻也弔詭的消融了所有的距離。有幾隻「白耳畫眉」破霧飛鳴而至，就棲停在枝葉垂披於我肩頭上的一棵山肉桂上。我木然不動，任由這些平常警戒心極強的飛羽在我眼前跳晃、耳邊啁啾。而山神給我的驚喜尚不僅於此，其後在我的週遭竟然接連響起了一陣陣不同的鳥音，活潑潑的如四手的聯彈。



雖說霧裡觀鳥，終隔一層，但我還是可以認出是「山紅頭」、「煤山雀」和「冠羽畫眉」們娉婷來去的可愛身影。我不知牠們為何而來？又為何而去？但繁華過後，只剩虛寂，空氣中再不存一顫鳥音。自然之道，果然是無所住，依舊還是一片白茫茫的天地。

繼續在這深邃的山路上潛行。谷霧依然沒有褪去的跡象，我也不作遠觀之想，姑且收視反聽，感受數息觀心的自在。一路上雖遇有幾處的阻礙，如 1.7K 的山壁坍方處，其舊有的路線早湮沒在崩崖堆錯間，想要硬闖，就得戒慎恐懼的扶著橫索貼壁而行，才能安然的度過這條勉強修復的仄徑。但除此凶險之外，餘均不足道也。所以也就得以一路悠哉徐行的來到 2.5K 的大休息區裡歇腳。在卸下包包而靠在長椅上喝水貪嘴時，有一隊人馬也隨後趕到此地。原本闐寂的幽境，一時殺氣騰騰，因為他們是攻頂無數的英雄好漢，就連上下重裝的動作都顯得格外乾脆俐落。就在我連一根巧克力都還沒有吃完的同時，他們又如旋風一般的消失在上行的石級中，只傲岸的留下一句，「從這裡開始會比較有趣了！」

果然，一出林蔭便是令人意志為之摧折的陡峭岩磴，才揮汗攀引而過，怎知三步坦途之後，轉過一個山彎，仰頭又見一條盤根錯結的蒼莽斜徑直上綠霞翳染中。我忍不住歎起氣來，而這深長的氣息卻驚起了一隻原本停棲於「小膜蓋蕨」叢裡的紫色蛺蝶，牠翩翩的身影輕易的越過絕壁陡崖而遠遠的將人拋躲，心中不禁興起了「願儂此刻生雙翼」的懦弱之想。所謂「境隨心轉」，在屈服於肌肉筋骨的疲乏而自覺狼狽時，原本空靈的山色竟瞬間翻成蒼白。面對這衷情突如其來的慘淡，我猛然的想起了去年季秋攀登南橫「



塔關山」時，結識一位很具智慧的長者，長者名蒼生，後來曾對我說道：「爬山是件不同凡响的事，它可以是如憨山大師的『行禪』。在終極疲勞的當下，身心皆已沒有力氣去妄想，這時沒有了妄想的當下，雖然疲倦至極，而覺知居然反而更敏銳到可以映天照地。」他的一席話如山神的點撥開示，使我明白爬山也可以是一種修行，只要堅定信念，砥礪精神，「總是會在不同的時候，發現不同生命層次的不同光景。」感悟至此，神明如鏡，立刻覺得腳底自湧泉升起一股力量，激勵著我又昂揚的往前邁進。

在一路不斷繞著「之」字的山徑蹇澀盤切中，不管是蹭蹬在夾谷中的陡坡，或是循著危崖邊緣匍匐，地形上總還是有一邊的靠山，或一處的依傍。但後來在行過一段迢遞遠上的蕪鬱林道之後，身體竟忽地透出峰頭，孑然的立在雲霧縹緲中。橫聳眼前的是一方敬石盤空，其餘三面盡皆為千仞斷崖。吾人孤懸在此，其勢有如寒蟬附絕壁一點，無論左、右與身後均下臨無地。所謂眼不看為淨，此際也唯有專注的面壁尋隙攀援才能忘卻並超越恐懼。

古先哲有云：「物，吾類也。」於是我苦中作樂的揣摩著猿猴的行為與心境，當攀援的動作逐漸熟練時，也似乎感應到，人與猿，在遠古時代可能真的有所淵源。在我仰仗著盤結於石罅中的虬枝老藤以翻上幾重危石亂崖之後，卻意外的來到一處玲瓏有致的平岡，其上復散倚著幾方可坐可臥的平石如砥。原來這就是傳說中北大武山觀「落日、雲海」的最佳地點～「3.8K 光明頂」。無奈今天大霧漫天匝地，故無緣雄觀朗視。那麼且不妨擇一石岩趺坐以觀此空濛吧！呼吸吐納中，有時更有幾朵流雲撲面襲來，飄飄然使人不知身在何處，似有我還似無我。

在感覺到身心靈都得到充分的休養生息之後，我再度背起重裝，愉悅的步伐如行雲流水般穿過石陣，東向更往林翳裡探去。誰知才經過一個轉折，卻不期然的進入一條煙花瘦稜，心，不覺柔軟了起來。這碎石的小徑，如女子宛柔的長髮漸漸隱入迷濛；其上鋪疊著滿滿的「台灣紅榨槭」的落葉，如委棄的朱絳釵鈿。而間不容尺的瘦稜兩側盡是傾瀉千仞的斜坡，坡上蕭蕭的綠株盡皆繚繞著依依的烟靄。空山鳥語，兩坡互答，韻律如流，回環往復。我行其間，心盪神馳，如痴如醉，經時而不能捨出。



迨出瘦稜，山路轉切夾谷而行，再折，有一敬斜的斷木橫路。樹魂已逝，其粗壯的幹身上密稠稠的附生著「小膜蓋蕨」，在這個「大寒」將至的節氣裡，色素轉參差，正是「七分鵝黃，三分橘綠」。雖眼下山霧如縠紗，卻也難掩它們鏤彩錯金般的底蘊，著實令人驚艷。有趣的是樹、草相契，渾然一體，其形構的模樣恰似一隻紋彩燦然的大山豬，



南台通識電子報

期刊別：第 009 期

發刊日期：98.10.21



[教學頻道](#) [教學頻道](#) [教學頻道](#) [教學頻道](#) [教學頻道](#) [教學頻道](#) [教學頻道](#) [教學頻道](#)

使人莞爾稱奇。在翻過樹幹之後，4K 的里程碑即標立目前。眼前是一處二分的歧路，若取右線斜徑而上，可輾轉直達北大武山的峰頂；而我則選擇了左側平坦的小徑前行，循此再推進兩百公尺即可抵達「檜谷山莊」，也就是今晚夜宿的所在。然而雖明知山莊就在不遠處，卻怎麼也望不到它，因為山莊位在山塢處，谷雲易聚難散，兼因此刻已是下午四點，環山遮陽，其境就更顯陰霾了。行走其間，雖屢披濃霧於前，卻又轉瞬回合於後，不辨前路，但有茫然。所以縱使已步至山莊階下的一庭亂林處，竟仍因霧重而不見其已在咫尺之間，須直到歷級而抵簷下，才赫然發現已身在山莊之中矣。（待續……）

[上一頁](#) [回首頁](#)